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升 菴 全 集

(四)

楊 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升菴全集

(四)

楊慎著

國立基本叢書

升菴全集四十四卷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

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廋人之屬。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饗殮之屬。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

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邱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圖邱方澤

宋陳襄郊義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响。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闔。鐃聲不過闐。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慄。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諲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鈹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

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恆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舩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通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橐盼媵御之冶容矣

羣妃御見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謫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況古者人君。圓邱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鰌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玄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氈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攢秘。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云。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

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璋。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之捲蓬。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蕪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氤。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尙賢其賢。血。髮色也。酒以喻樂。言尙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子乎。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爰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櫜也。毛詩。竹秘。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櫜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瞽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積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

禮祭統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

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爲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轡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僂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月令正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水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止。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摠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荔挺出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

此說非也

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

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眞有其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口候。鴻鴈之鳥。水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蛇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蜃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書。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烏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烏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爲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廐廐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莊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

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師開事見晏子。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